

形上學方法——郎尼根《洞察》第十四章第三節釋義

關永中

臺灣大學哲學系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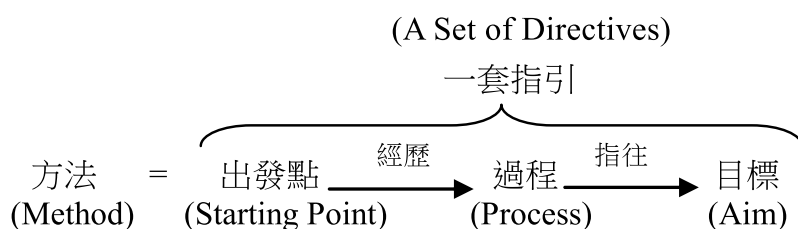
內容摘要：郎尼根以「認知者主體及其運作」來作為其形上學方法的出發點，再以「九重指引」穿梭於「三大程序」之間來作為誘導。其方法論的「三大程序」是為「體認程序」、「破立程序」、與「運籌程序」；而其中的「九重指引」涵括著：

1.「心智體認」、2.「知識體認」、3.「校正」、4.「整合」、5.「古典法」、6.「統計法」、7.「生發法」、8.「辯證法」、9.「詮釋法」。郎尼根藉著此等程序與指引的誘導，企圖點化「存有視域」的表裏精粗和全體大用。

關鍵詞：體認、程序、指引、方法、存有

引言

為郎尼根 (Bernard Lonergan, 1904-1984) 言，方法乃是一套「指引」(Directives)，從一個出發點，導引出一個過程，指往一個目標¹，如圖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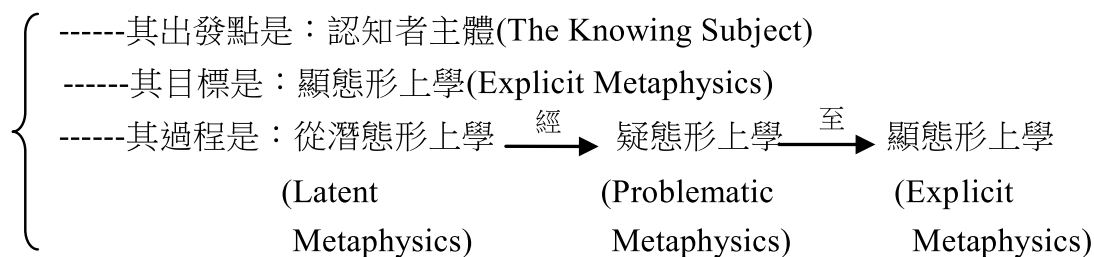


¹ Bernard Lonergan, *Insight: A Study of Human Understanding* (New York: Philosophical Library, 1957), ch.14, §3, pp.396-401. 新版 Bernard Lonergan, *Insight: A Study of Human Understanding*, in *Collected Works of Bernard Lonergan, Volume 3*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reprinted 1997), ch.14, §3, pp.421-426.

除非另外提點，本文所引頁數仍引用舊版。

Lonergan, *Insight*, p.396, "A method is a set of directives that serve to guide a process towards a result."

談及郎氏形上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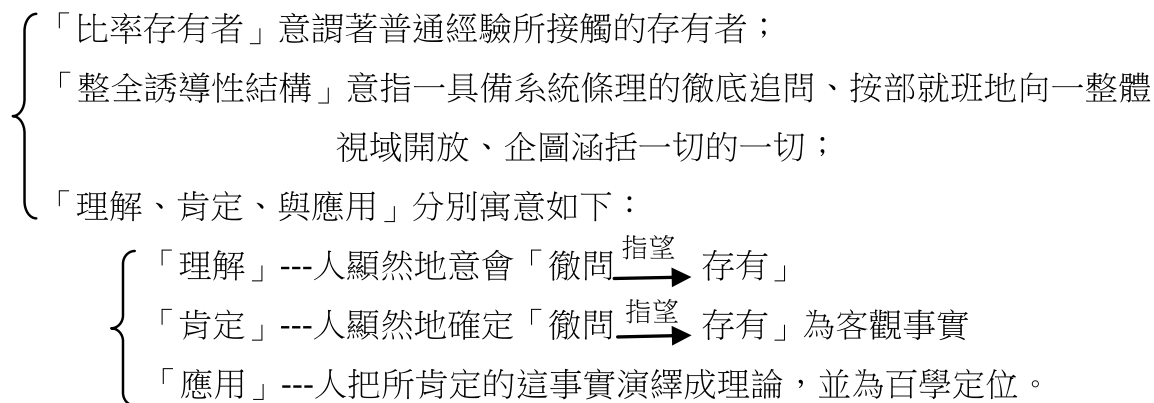
如前述²，

潛態形上學意謂：純求知欲潛藏著「徹問 $\xrightarrow{\text{指望}}$ 存有」之傾向。

疑態形上學意謂：統合百學的須求在辯證的疑慮中醞釀眾多論辯。

顯態形上學意謂：把「徹問 $\xrightarrow{\text{指望}}$ 存有」的傾向成功地演繹成統合百學的學理。

在郎尼根的定義下：顯態形上學是為一整全誘導性結構，維繫著比率存有者，容許人對這結構產生理解、肯定與應用³，談及其中的關鍵詞，



目前我們所須繼續追問的是：

- { 其一、應如何交代郎尼根形上學的「出發點」？
 其二、這套「指引」的操作細則為何？

² Lonergan, *Insight*, ch.14,§2, p.391.

³ Lonergan, *Insight*, p.391, “explicit metaphysics is the conception, affirm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integral heuristic structure of proportionate being.”

壹、郎氏形上學的出發點

要穩妥地為顯態形上學開拓一個出發點，郎尼根勸喻我們不要光靠書本的鋪陳，而須扣緊一己的認知意識來做體認。他的提示是：

一、不以任何書本作為形上學探討的最後依據

形上學並不意謂著靜態的文本研究而意謂著動態的探討。消極地說，顯態形上學並不活在那沈澱在書本中的語句；被沈澱的文字本身不足以活過來逆覺一己的存有，充其量只能刺激我們思考，而不能為我們建構任何認知運作，也不足以代替我們體認自己為存有者⁴。

積極地說，顯態形上學活於人，是人的產物，孕育自個別心智意識⁵；人經由「經驗」、「理解」、「判斷」⁶而自我體認為一個擁有「經驗意識」、「悟性意識」、「理性意識」的認知者主體⁷，在認知中一方面逆覺自己的存有，另一方面又意識自己為有意向性的存有，向世界開放，並指望著存有整體視域。換言之，郎氏形上學的出發點是「人」——一個具備自我意識與意向世界的認知者主體。

總之，沈澱在書本中的文句不足以強制人去作形上學探討。無人能代替你去親力親為地作探索，以致郎尼根說「顯態形上學」是「個人的成就」(a Personal Attainment)⁸。

二、以認知者/人作為顯態形上學的出發點

⁴ Lonergan, *Insight*, p.396, "Metaphysics, then, is not something in a book but something in a mind. Moreover, it is produced not by a book but only by the mind in which it is. Books can serve to supply the stimulus... But books cannot constitute the... experiences..."

⁵ 參閱註四。

⁶ Lonergan, *Insight*, p.396, "Books cannot constitute the visual experiences, nor necessitate the insights, nor impose... critical reflection that... reaches judgment."

⁷ Lonergan, *Insight*, p.396, "This result can exist only in the empirical, intellectual, and rational consciousness of the self-affirming subject." 這是《洞察》第十一章的主題。

⁸ Lonergan, *Insight*, p.396, "But books cannot constitute the visual experiences, nor necessitate the insights, ... No one can understand for another or judge for another. Such acts are one's own and only one's own. Explicit metaphysics is a personal attainment."

郎氏形上學的出發點是人——「人之所以為人」⁹。較細緻地說，郎尼根從中分別出以下的重點：

(一) 所須扣緊的不是人的觀念、而是人的存有

郎尼根所注重的起點是「人的存有」而不是「人的觀念」。我們無從藉由一事物的觀念來確定它的存有，例如：我們無從藉由「獨角獸」(Unicorn)的觀念去確認牠的存在。郎尼根強調：以人作為形上學的出發點，並不是純粹地以「人的觀念」出之，而是以「人的存有」本身作為奠基。「觀念」充其量只意謂一事物可能存在而已，而不能指證其真實存有，更不能充當探討存有的形上學基礎，唯有真實的存在物，尤以那能意識自己存有的「人」始能充當大任¹⁰，以致郎尼根相繼地用「實際存在的人」¹¹、「實存的心智」、「從其實際的質地與膚色開始」¹²，「轉向其具體與事實的明晰性」¹³等語來標榜。總之，郎氏形上學的出發點並不訴諸於被知的人的內容，而訴諸於人存在的事實與行動¹⁴，尤訴諸於其意識活動事實。

(二) 唯有人始能自我意識自己的存有

郎尼根不揀選其他的存在物作為形上學探討的起點，而揀選人來作為其出發點，其用意是再明顯不過了；因為在世上的存有者之中，就唯有人才明顯地意識自己的存有。郎氏在這個重點上與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 1884-1976)和高雷特(Emerich Coreth, 1919-2006)的見解一致¹⁵。

⁹ Lonergan, *Insight*, p.397, "Bluntly, the starting-point of metaphysics is people as they are."

¹⁰ Lonergan, *Insight*, p.397, "...they (people), as they *actually are*, constitute the starting-point for the process that leads to explicit metaphysics. There is no use addressing minds that could be or should be but in fact are not, if one would encourage the genesis of explicit metaphysics *in the minds that are*." 被強調部份由本文筆者刻畫之。

¹¹ 參閱註十。

¹² Lonergan, *Insight*, p.397, "Just as metaphysics...can be produced only by *the mind in which it is to be*, so also metaphysics can begin only *in minds that exist* and it can proceed only from their *actual texture and complexion*." 被強調部份出自筆者。

¹³ Lonergan, *Insight*, p.397, "People cannot avoid experience, cannot put off their intelligence, cannot renounce their reasonableness. But they may never have *adverted to these concrete and factual inevitabilities*." 被強調部份出自筆者。

¹⁴ Lonergan, *Insight*, pp.397-398, "the initial appeal is to the desire(of the knowing subject), *not as known, but as existing and operative*." 被強調部份出自筆者。

¹⁵ Martin Heidegger, *Being and Time*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2), §2, p.27, "This entity which each of us is himself and which includes inquiring as one of the possibilities of its Being, we shall denote by the term 'Dasein'." Emerich Coreth, *Metaphysics* (New York: Herder

從最寬闊的尺度上說，郎尼根所指的「人」，包括任何人。郎氏在「意識多形」(Polymorphism) 的前提下仍然肯定一總的人都具備自我認知的能力；以「人」作為出發點，必先廣義地涵括多元文化與歷史背景的人，其中還包括不同旨趣與想法的百姓¹⁶。只要你是「人」，你就是一個有心智意識的「存有者」，進行著「經驗」、「理解」、「判斷」等認知活動¹⁷，並有能力在意向外物中意識自己在意向外物，從而建構起一個整體的宇宙觀，涵括著一總的存有者¹⁸，包括自己的存有。

總之，落實在那具備自我意識的人來正視存有義，是一個可行而方便的途徑，足以讓形上學探討立於穩固而不容置疑的基礎。

(三) 扣緊人之為認知者主體、指望著存有視域

然而，話須說回來。郎尼根雖然認許以任何意識模式的人作為形上學探討的起點，到底在「意識多形」的前提下，並不是所有的人都熱衷於哲學反思；即使對哲學有興趣的人，也不一定刻意地作「超驗反省」(Transcendental Reflection)¹⁹以逆覺自己的認知結構與存有。郎尼根為了要確定我們正視人的認知活動與事實，他遂從人羣中凸顯那進行「自我肯定的認知者主體」(Self-Affirmation of the Knowing Subject)²⁰，讓人藉此自我體證一己的存有，也在逆覺到一己存有的同時一併地體證

&Herder,1968), p.64,“... man is congenitally a metaphysical being, who cannot help inquiring—— at least implicitly——about the totality of being, since he cannot go through life without asking questions.”

¹⁶ Lonergan, *Insight*, p.397, “The process, then, to explicit metaphysics is primarily a process to self-knowledge. It has to begin from polymorphic subject in his native disorientation and bewilderment.”

Ibid., pp. 396-397, “Particular subjects are many. Their respective histories and attainments are diverse. Their outlooks the universe are disparate. Yet despite their multiplicity, their diversity, their disparateness, they, as they actually are, constitute the starting-point for the process that leads to explicit metaphysics.”

¹⁷ Lonergan, *Insight*, p.397, “People cannot avoid experience, cannot put off their intelligence, cannot renounce their reasonableness.”

¹⁸ 郎尼根用反面方式指出一般人不在意轉向自己去體認自己在意向世界，但仍掩蓋不住人基本上有這份能力。Lonergan, *Insight*, p.397,“...they may never have adverted to these concrete and factual inevitabilities...or conclude to the polymorphism of their subjectivity and the untoward effects it can have upon their efforts to reach a unified view of the universe of proportionate being.”

¹⁹ 「超驗」(Transcendental) 一辭，引用自康德 (Immanuel Kant,1724-1804)《純粹理性批判》導論一,A:11-14, B:25-28,意謂著注意力的轉向，從注視外物對象當中逆轉過來注意認知主體，以找尋使認知活動可能的先決條件。參閱拙作《知識論 (二)：近世思潮》(台北：五南，2000 年), pp.35-39.

²⁰ 這是郎氏《洞察》第十一章的主題。

自己為一個有意向性的存有，意向著世界，並指望著存有整體視域²¹。

郎尼根強調，要從「潛態形上學」、經歷「疑態形上學」，再昇華至「顯態形上學」，就唯有把「認知者的自我肯定」加以顯題化 (to Themmatize) 才行。在一般狀態中，人首要地意向外物，而只在意識的邊緣中意會自己；一般老百姓忙於日常世務，不暇作「超驗反思」，也無精力去細緻分析自己的認知結構²²。唯有人一旦有意識地轉向自己而意識自己的存有，才會發覺自己並未須與離開存有境界。誠然，只要你確定有一物存在，則存在界已被確立。用郎尼根的話語：轉向主體，就是「轉向至這具體而事實的明顯性」(“adverted to these concrete and factual inevitabilities”)²³，正視自己為認知者、就是正視自己為有意向性的存有、意向著世界，給予那蘊含「眾比率存有者的宇宙一個整一的看法」(“a unified view of the universe of proportionate being”)²⁴。

郎尼根尚且勸喻我們從認知活動中專注那股永不止息的「求知欲」(Desire to Know)，體會它如何帶動人「致廣大而盡精微」地指望存有的整體視域²⁵。郎尼根還附加一個提示：我們注視的焦點尤須集中於認知者的「行動/事實」(Activity/Act)、而非其「被知內容」(Content as Known)²⁶，因為即使「內容」可被質疑，到底認知的「行動/事實」卻無從被否定；人在認知當中至少隱然地體證到自己在認知，以致人無法否定自己的認知活動事實而不陷於自相矛盾的地步。

綜合地說，郎尼根以「人」作為其形上學的出發點，尤凸顯那在進行認知活動的主體作為強調的焦點。主體在進行「經驗」、「理解」、「判斷」活動當中、相繼地意識自己為「經驗意識」、「悟性意識」、「理性意識」，體認自己是為一個擁有認知意識的存有者。這是一個方便的出發點，因為「認知者主體」在自我認知當中同時是「認知者」與「被認知者」，即使認知者懷疑一總的被知內容，也不能懷疑自己的認知事實之存在，以致無法在以自己作為被知者的同時否定自己的存在。那就是說，「認知者自我肯定其存有」是為一件不容置疑的事實，為形上學奠

²¹ 這是郎氏《洞察》第十二章的主題。

²² Lonergan, *Insight*, p.397, “They may be unable to...find in them the dynamic structure that has generated all their 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all their common sense, ...”

²³ Lonergan, *Insight*, p.397.

²⁴ Lonergan, *Insight*, p.397. 「比率存有者」(Proportionate Being) 意謂藉「經驗」、「理解」、「判斷」而被把握的「存在物」。參閱 Lonergan, *Insight*, p.391.

²⁵ Lonergan, *Insight*, p.397, “...the appeal must be to the desire that is prior to knowledge, that generates knowledge, that can effect the correction of miscarriages in the cognitional process.”

²⁶ Lonergan, *Insight*, pp.397-398, “and so the initial appeal is to the desire, not as known, but as existing and operative.”

立一個不容否定的出發點。再者，認知者所體認的一己的存有，不是一個封閉的意識，而是一個有意向性的存有、向存有整體視域開放；認知者沒有片刻離開存有視域而進行認知。如此一來，去確定「認知者肯定一己為有意向性的存有、指望著存有整體」，就是去確定郎尼根在踏上形上學的第一步就已經穩站在形上學的存在領域內；人不需要一條橋樑來連貫知識論與形上學二者，因為二者之間並沒有任何鴻溝，無須訴諸於一條橋樑去連結。

這樣，郎尼根等於隱然地告訴我們：作為形上學的出發點，它須是在第一步即踏上形上學的領域內來立論，即馬上穩站在存有視域內來作探討。若你在第一步未及自我奠立在存有境界中，則永遠來不及再去企圖連貫其出發點與存有領域。康德 (Immanuel Kant, 1724-1804) 和成熟期的胡塞爾 (Edmund Husserl, 1859-1938) 即是前車之鑑²⁷，足以叫我們警惕。

在交代了郎尼根形上學的出發點後，我們可進而體會其形上學方法所提示的一套「指引」(Directives) 細則。

貳、郎氏形上學方法的指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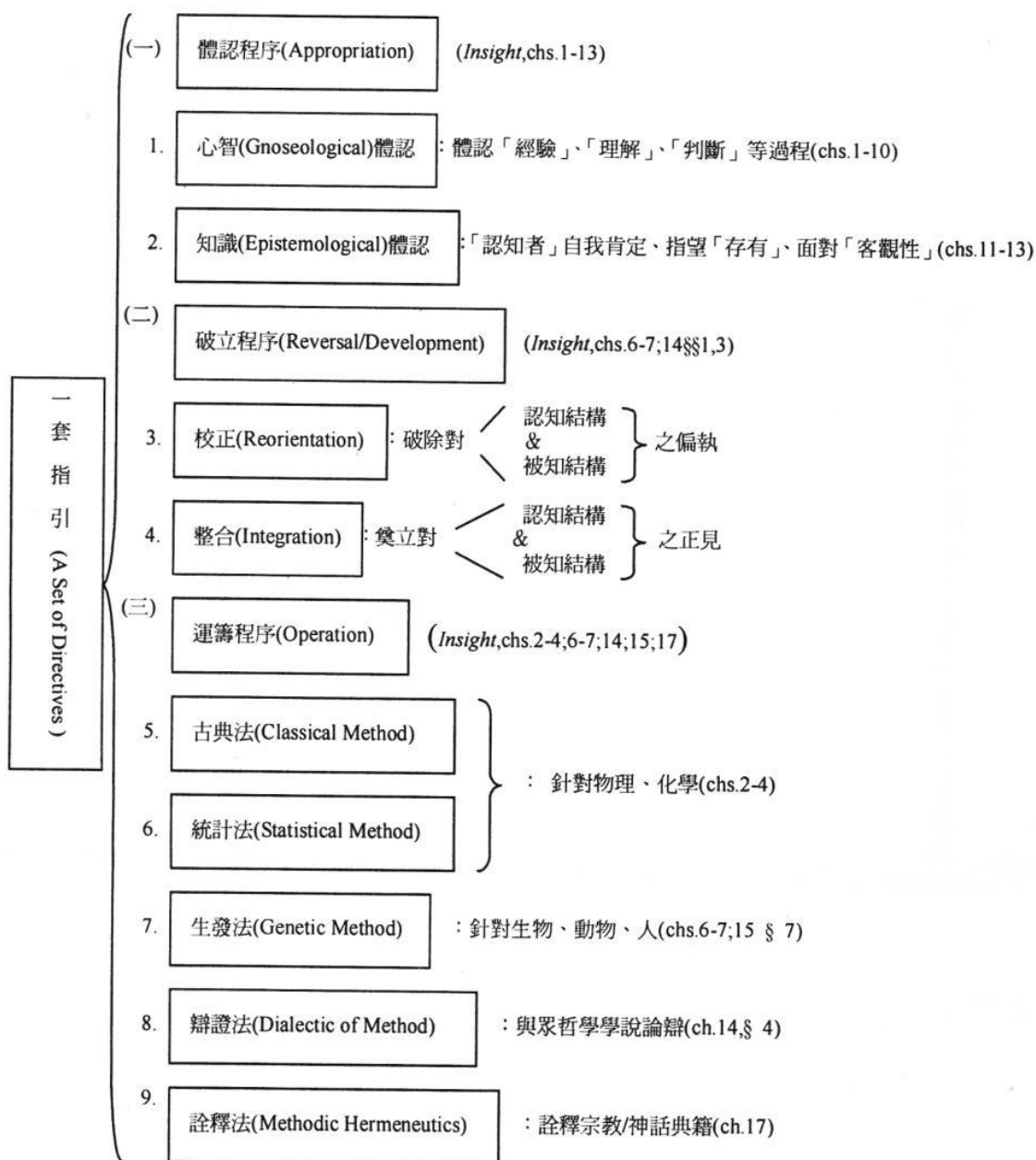
一、程序與指引初釋

作為「一套指引」(A Set of Directives) 而言²⁸，郎氏形上學方法可方便地涵括為三大程序 (3Procedures) 與九重指引 (9 Directives)，如下圖所示²⁹：

²⁷ 參閱拙作《知識論 (二)：近世思潮》，第三至第五章。

²⁸ Lonergan, *Insight*, p.396 & p.398.

²⁹ 此圖乃筆者按郎氏《洞察》各章之提示而整理出來的骨幹；尤按《洞察》第十四章第三節 (“Method in Metaphysics”)、第四節 (“The Dialectic of Method”)、第十五章第七節 (“Genetic Method”)、第二章第二節 (“Classical Heuristic Structures”)、第四節 (“Statistical Heuristic Structures”)、第六、七章、第十七章 (至 3·8: “Some Canons for a Methodic Hermeneutics”) 等刻劃而成。本文將集中地交待第十四章第三節內容；其他環節容後討論。再者、圖表的三大程序是為「三位一體」，較明確地有任務上的分工合作，而不必然地有次序上的硬性編排；換言之，程序中的各重指引時而可同步性地進行、或按個別需要而作先後調整。「運籌程序」一詞，由本文作者提供，以綜合郎氏對科學、哲學，與常識眾論點。



茲按上圖標示略述如下：

(一) 體認程序

郎氏以「自我體認」(Self-Appropriation)作為《洞察》一書的原初宗旨³⁰，並分

³⁰ Lonergan, *Insight*, p.xix, "...the point here...is appropriation; the point is to discover, to

出「心智體認」與「知識體認」二者：

1. 心智體認

郎氏為了回應「心智問題」(Gnoseological Question)：「當我們在認知時我們在作什麼？」³¹而引導讀者逐步體認自己的認知結構，其中包括「經驗」、「理解」、「判斷」等層面。這是屬《洞察》第一至第十章的脈絡。

2. 知識體認

繼而，為了回應「知識問題」(Epistemological Question)：「為何作出那認知？」³²郎氏再引導讀者作「認知者的自我肯定」³³，使之從中體認自己為有意向性的心智者、指望著「存有整體」³⁴，也進而把握「客觀性」的義蘊³⁵。這是屬《洞察》第十一至十三章的脈絡。

(二) 破立程序

為響應《洞察》第十四章第一節的提示——「反立場」(Counter-positions) 邀請「回轉」(Reversal)、「正立場」(Positions) 邀請「發展」(Development)³⁶，郎尼根遂提出破執顯正的途徑，即在我們作「心智體認」與「知識體認」的同時，一方面「校正」(Reorientation) 一總的執著與迷惘，另一方面又「整合」(Integration) 一總的知識內容³⁷。

3. 校正

按《洞察》第十四章第三節的提示，人須一方面從「心智」與「知識」兩面向上修正個人對體認「認知結構」與「被知視域」上的陷溺，另一方面又從百學(尤從

identify, to become familiar with the activities of one's own intelligence;..." Bernard Lonergan, *Understanding and Being: An Introduction and Companion to Insight* (New York & Toronto: The Edwin Mellen Press, 1980) p.1, "Insight, may be described as a set of exercises in which, it is hoped, one attains self-appropriation."

³¹ Lonergan, *Insight*, p.xxii; Bernard Lonergan, *Method in Theology* (London: Darton, Longman & Todd, 1972), p.261, "...the gnoseological question (What are we doing when we are knowing?)..."

³² Lonergan, *Method in Theology*, p.261, "...the epistemological question (why is doing that knowing?)..."

³³ Lonergan, *Insight*, ch.11, "Self-Affirmation of the Knower."

³⁴ Lonergan, *Insight*, ch.12, "The Notion of Being."

³⁵ Lonergan, *Insight*, ch.13, "The Notion of Objectivity."

³⁶ Lonergan, *Insight*, p.388, "...all counter-positions invite reversal....all positions invite development."

³⁷ Lonergan, *Insight*, p.398, "For that self-knowledge is dynamic. It has revealed the source of disorientation and bewilderment. Spontaneously it moves towards the attainment of reorientation and integration."

科學與常識)上破除一總的偏執³⁸。這是《洞察》第一至第十三章所企圖做到的一總「校正」，藉自我體認而潛移默化地進行。

4. 整合

再者，以「認知結構」與「被知視域」的「異質同形」(Isomorphism) 作前提，郎尼根又勸喻我們去整合百學的一總內容，使百學能順利地被統攝在形上學這總學之下³⁹。這誠然牽涉了《洞察》全書一切章節的來龍去脈。

(三) 運籌程序

為「校正」與「整合」各認知與被知面向，我們須落實在個別學科的研究運作上來考量。為兼顧各階層的存有者、包括礦物、生物、動物、人類⁴⁰、以及各哲學⁴¹、宗教學⁴²等探討方法的細則，郎尼根遂用進化/動態、甚至辯證眼光來看待各層級的存有者、以及各宗派的理論，企圖從眾方法環節中看出一個連貫，以致有以下的提示：

5. 古典法

為處理有系統的物理事象(e.g.天文學)，郎尼根標榜「古典法」(Classical Method)、適用於物理、化學等學術研究。這是屬《洞察》第二至第四章的主題探討⁴³。

6. 統計法

³⁸ Lonergan, *Insight*, p.398, "The reorientation is to be effected in the field of common sense and of the sciences.... They are the products of experience, intelligence, and reflection, and it is only in the name of experience, intelligence, and reflection that self-knowledge issues any directives."

³⁹ Lonergan, *Insight*, p.399. "...his advertence both to his detached and disinterested desire to know and to the immanent structure of its unfolding leads to an integration of what is known and of what is to be known of the universe of proportionate being. It is in this integration that metaphysics becomes explicit..."

⁴⁰ Lonergan, *Insight*, p.458, "In our study of insight as activity, we were able to indicate the heuristic structures and procedures of classical and statistical method." *Ibid.*, p.459, "As classical method anticipates an unspecified correlation to be specified, an indeterminate function to be determined, so genetic method finds its heuristic notion in development. In the plant there is the single development of the organism; in the animal there is the twofold development of the organism and the psyche; in man there is the threefold development of the organism, the psyche, and intelligence."

⁴¹ Lonergan, *Insight*, p.402, "...difference in metaphysical positions can be studied expeditiously and compendiously by examining differences in method...there is the dialectical unfolding of positions inviting development and counter-positions inviting reversal."

⁴² Lonergan, *Insight*, p.582, "The available evidence lies in spatially ordered marks in documents and on monuments, and the interpreter's business is ...to understand the evidence that exists."

⁴³ 「古典科學」寓意著對系統性物理事象的研究，以伽里略、牛頓、愛因斯坦為典型例子。參閱《洞察》二至四章全文，並參閱上面註 40。

為處理無系統物理事象 (e.g 氣象學)，郎尼根又正視統計科學的「統計法」(Statistical Method)，以統計無系統事件出現與生存的機率。這也是《洞察》第二至第四章的論題所在。

7. 生發法

為面對生物以上的存有者 (包括生物、動物、人)，郎尼根則提及「生發法」(Genetic Method)。他將在《洞察》第十五章第七節有所交代⁴⁴。

8. 辯證法

為面對哲學各家學說以檢討其中的得失，郎尼根會採用辯證眼光來導致「正立場」的「發展」、與「反立場」的「回轉」，以共同謀求更高的綜合。郎氏會在《洞察》第十四章第四節對此有所著墨⁴⁵。

9. 詮釋法

為體會宗教典籍、神話傳說、文化遺跡所沈澱的內蘊，郎尼根也提出文本的詮釋、神話的疏解、古跡的考據等方法，藉此研究人類對超越界能有的感受。郎此語意謂透過對宗教與神話典籍、遺跡等作詮釋，而從中企圖理解古聖先賢以及先民的對超越界的體會。

氏將在《洞察》第十七章對此有所反思⁴⁶。

概括地說，郎氏形上學方法的指引是：

- 藉「體認程序」以奠其基，
- 藉「破立程序」以正其義，
- 藉「運籌程序」以致廣大而盡精微；

三者彼此滲透、互相維繫，共同烘托出一套整全的探討，以企圖彌綸天地、覆蓋萬物、認知一切的一切，致使「眾物之表裏粗精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朱熹釋〈大學〉格物致知語吻合郎尼根之意)

然而，話須說回來；郎尼根在《洞察》第十四章第三節中暫時只對「體認程序」

⁴⁴ 「生發法」主要從動態眼光看生物以上的存有者之進化，並以「發展」(Development) 一辭作為「關鍵辭」。參閱上面註 40。「生發法」看來是一廣義名稱，涵括生物學 (Biology)、動物學 (Zoology)、心理學 (Psychology)、人類學 (Anthropology) 等研究，並接納此等學科的探討法，但把它們總歸於形上學的氛圍下。

⁴⁵ 郎氏不單檢討各家學說內容，也檢討各家所採用的方法，以看出其中的得失。參閱上面註 41。

⁴⁶ 郎氏對「比率存有者」的探討上暫時迴避對「超越存有者」的體證，到底人類的宗教經驗是人的現象，可在普通經驗層面上探討，以致可藉典籍與古跡的詮釋入手。參閱上面註 42。

與「破立程序」有進一步的提示，如下：

二、前二程序的進一步提示

(一) 體認程序

體認程序的指引、在乎讓讀者在顯然地探討認知理論當中、已隱然地為形上學奠立基礎。換言之，當郎尼根在簡述《洞察》前十三章的脈絡時，他並不徒然地只作複述與檢討而已，他尚且欲強調其認知理論本身亦即是其形上學的開端，他要藉著引導讀者在體認自己的認知結構當中穩健地為形上學奠立它的出發點。

1. 心智體認——以教學方式進行

郎尼根以「心智體認」（即《洞察》一至十章之體認）作為其形上學方法的第一重指引 (First Directive)，並稱之為「教學階段」(Pedagogical Stage)，他率先談認知活動來引起學生的研究興趣與動機、而暫緩揭露傳授形上學這最終用意⁴⁷。郎氏早已在《洞察》之導論中預告他要以教學方式來引導讀者邁進⁴⁸。固然老師的職責在乎用最為條理的方式來讓學生進入情況，以免枉費精力而事倍功半；但他也不容急功近利、避重就輕地企圖為學生進行便捷速成，以免掛一漏萬而以偏蓋全。郎尼根的意思是：授課老師在講解「認知過程」中並未提及形上學，學生們在聽講中也不預先得悉老師這最終目標，他們只管專注於自己的「經驗」、「理解」、「判斷」等認知運作⁴⁹，並透過對數字、科學、及常識的探討來體認自己的心智活動⁵⁰。值得

⁴⁷ Lonergan, *Insight*, p.398, "The first directive, then, is to begin from interest, to exite it, to use its momentum to carry things along. In other words, the method of metaphysics primarily is pedagogical: it is headed towards an end that is unknown and as yet cannot be disclosed;..." *Ibid.*, "The initial pedagogical stage was to enable the subject to issue the proper directives;..."

⁴⁸ Lonergan, *Insight*, Introduction, p.xvii, "Fifthly, the order of the assembly is governed, not by abstract considerations of logical or metaphysical priority, but by concrete motives of pedagogical efficacy." *Ibid.*, p.xxvi.

⁴⁹ Lonergan, *Insight*, p.398, "...from the viewpoint of the pupil, it proceeds...not by explaining the intended goal and by inviting an intelligent and reasonable co-operation....the reader will know what is meant by insight, what is meant by reasonableness, how both differ from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experience that they presuppose, how all three form a patterned orientation...it is only in the name of experience, intelligence, and reflection that self-knowledge issues any directives."

⁵⁰ Lonergan, *Insight*, p.398, "So it was that without mentioning metaphysics, we studied the fact and the nature of insight in mathematics, in the empirical sciences, in common sense, in judgments on mathematics, on the empirical sciences, and on the myriad concrete and particular objects of common sense."

一再強調的是：郎尼根並不是要求老師事先刻意隱瞞其最終意圖，而是要求對學生作按部就班的培育，以免揠苗助長，當時機尚未成熟時則不容勉強拉拔。人唯有充分體認自己的認知活動後，始有萬全的準備去進行下一步的指引——知識體認。

2. 知識體認——從心智活動逆覺心智存有者

郎尼根以「知識體認」(即《洞察》十一至十三章之體認)作為其形上學方法的第二重指引，藉此回應「知識問題」——為何有此等認知活動？學生們苟能充分體認一己的認知活動，則已具備萬全的準備去逆覺並肯定自己之為蘊含心智意識的存有者(《洞察》第十一章)、意向著存有視域(《洞察》第十二章)、從而把握認知者與被知者在相應中所孕育的客觀義(《洞察》第十三章)⁵¹。如此一來，學生們已自覺一己早已穩站於形上學領域、未曾須與離開存有界⁵²。

值得再三強調的是：在事前的「心智體認」中、郎尼根並未提及「認知主體」的存在，他只讓我們體會一系列的「認知活動」而已。不過、這已足夠容許我們早晚體證到——「認知活動」預設有一「認知者」的存在。換言之，「認知活動」要求有一個「受用者」，它們總不能缺乏那進行認知活動的主體而憑空地冒出來。再者，「認知活動」也並非為一堆雜亂無章、缺乏連貫的心識與件，而須隸屬於一個心智主體、以其中的「經驗」、「理解」、「判斷」等活動環環相扣地兌現為一個動態結構，被同一個核心意識所維繫。

為此，「心智體認」有機地昇華為「知識體認」。去體認「認知活動」、容許我逆覺與肯定「認知者自我」的存在。「被逆覺者」既然同時是「逆覺者自己」，我就無從否定自己的存有而不陷於自相矛盾的地步。至此，我們已穩站於存有界，為形上學提供一個不容置疑的基礎。

除了「體認程序」外，郎氏也進一步對「破立程序」有所提示。

(二) 破立程序

我們既獲得一個穩健的形上學出發點，就可以倚仗著它而去蕪存菁地作「校正」(Reorientation)與「整合」(Integration)。圓融地說「校正」與「整合」二者是一體兩面、彼此涵蘊，我們只為便於解釋而分解地作說明。

⁵¹ Lonergan, *Insight*, p.398, "So too we examined self-affirmation and the notions of being and of objectivity."

⁵² Lonergan, *Insight*, p.398, "But the result can exist only in a self-affirming subject, and the process can be produced only by the subject in which the result is to exist. It follows that the directives of the method must be issued by the self-affirming subject to himself. The initial pedagogical stage was to enable the subject to issue the proper directives;..."

3.校正

「校正」意謂著一總反立場之邀請回轉與檢討。須被校正的項目同時牽涉認知理論面與被知視域面。

a) 認知理論面

i) 校正對認知理論的偏差瞭悟

固然，認知活動之為認知活動本身不能被「校正」，人到底不能違反認知活動的架構——經驗、理解、判斷——而去進行認知，但人可以對自己的認知活動與結構有偏差的瞭悟。他可以不主動反思自己的認知運作，也可以只重視認知上的某一階段、而忽略另一階段，以致以偏概全。換言之，所須被校正的不是認知活動的「行動/事實」(Act/Activity)本身，而是人對認知活動所把握的「內容」(Content)，即在個人「認知理論」上的謬誤理解。人須在自我體認當中、而對先前有偏差、不整全的瞭悟作修正⁵³。

ii) 校正認知活動上的偏執行為

此外，我們也須正視個人在認知活動上的一些「偏執」(Bias)表現〔包括「乖蔽/心理偏執」(Scotosis)、「個人偏執」(Individual Bias)、「團體偏執」(Group Bias)、「普遍偏執」(General Bias)等〕⁵⁴。人若對此等偏執不加以正視，不單無從校正自己的認知理論，(包括心智體認與知識體認/Insight,chs.1-13)，也無從校正個人對其他學科(包括科學與常識)的偏差看法。個人對一己行為偏差之忽視，可直接負面地影響自己對其他人、地、事、物的估量與認識⁵⁵；反之，人若能虛心校正自己對認知活動上的一總誤解與偏執，則可進而在被知視域面上作校正。

b) 被知視域面

談及對被知內容的校正，郎尼根分別提到科學、常識與哲學批判⁵⁶。為校正不同學術領域內容，郎尼根尤扣緊「基本反立場」(Basic Counter-Position) 與「基本正

⁵³ Lonergan, *Insight*,p.399, "...the reorientation demanded and effected by the self-knowledge of the subject is a steadily exerted pressure against the common nonsense that tries to pass for common sense and against the uncritical philosophy that pretends to be a scientific conclusion."

⁵⁴ Cf. Lonergan, *Insight*,chs.6-7. 參閱拙作《郎尼根的認知理論：《洞察》卷一釋義》〔舊版〕(台北：哲學與文化月刊社，1991)，〔新版〕(新北市：輔仁大學出版社,2011),chs.6-7.

⁵⁵ Lonergan, *Insight*,p.399,"For it would be excessively naïve for the self-knowing subject to suppose that his 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his common sense are purely and simply the product of experience, intelligent inquiry, and critical reflection. The subject knows...how it generates a dramatic, an egoistic, a group, and a general bias in common sense; he knows how it intrudes into science confused notions on reality, on objectivity, and on knowledge. ..."

⁵⁶ Lonergan, *Insight*, p.398,"The reorientation is to be effected in the field of common sense and of the sciences." *Ibid.*, "So too we began to talk about the dialectic of philosophy."

立場」(Basic Position)之辯證來立論⁵⁷。

i/ 執著基本反立場 $\xrightarrow{\text{則無從校正}}$ 被知視域

「基本反立場」意謂著對「心智」與「知識」面有偏差的體認。消極地說，凡對認知理論有成見上的偏執、也相應地對一總被知視域有著偏差的看法，其中包括常識、科學和哲學：

α] 常識——在日常生活上，當我帶著偏執的心態面對事物，我充其量只看到一個偏執面、而未能洞悉其全體大用⁵⁸。

β] 科學——科學家也同時是一個具備常識的人，未能全然脫離常識的偏執，以致科學探討可因個人的偏執而引致有偏差的科學主義⁵⁹。

γ] 哲學——個人可被有偏執的一家之言所蒙蔽，尤其是當它相應著自己意識型態而物以類聚⁶⁰。

ii/ 以基本正立場 $\xrightarrow{\text{來校正}}$ 被知視域

舉一反三而言，「基本正立場」意謂著對「心智」與「知識」面向懷有平正中立的體認。積極地說，中立平正的體認、導致中立平正的看法，其中包括常識、科學、哲學領域：

α] 常識——眾偏執昏蔽的化解，則導致「虛壹而靜、謂之大清明」(《荀子·解蔽篇》語相應郎尼根之意)。

β] 科學——以平正中立心態探討學術，則連科學家也可用生命來為真理作見證⁶¹。

⁵⁷ 郎尼根所指的「基本正立場」意謂著對認知理論（包括對其「心智面向」及「知識面向」）的穩健而整全的體認。其所言之「基本反立場」則指違反上述立場之一或多個論點、以致呈現以偏概全的狀態。Cf. Lonergan, *Insight*, ch14, §1, p.388.

⁵⁸ Lonergan, *Insight*, p.399, “he knows how it generates a dramatic, an egoistic, a group, and a general bias in common sense; he knows how it intrudes into science confused notions on reality, on objectivity, and on knowledge.”

⁵⁹ Lonergan, *Insight*, p.399, “There are precise manners in which common sense can be expected to go wrong; there are definite issues on which science is prone to issue extra-scientific opinions; ...”

⁶⁰ Lonergan, *Insight*, p.399, “...and the reorientation demanded and effected by the self-knowledge of the subject is a steadily exerted pressure against the common nonsense that tries to pass for common sense and against the uncritical philosophy that pretends to be a scientific conclusion.”

⁶¹ Gabriel Marcel 曾間接提及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某些德國科學家因為不肯聽從納粹黨的命令去扭曲自己的科學研究成果報告、以致遭受處死。這意謂著連科學真理也可值得用

Y] 哲學——以中立平正心態作哲學探討，則可從一更寬闊整全的視野來評估各家得失⁶²。

總之，立基於「基本正立場」而以平正中立心態為依歸，我們不單可較消極地「校正」眾學，也可較積極地「整合」百學。

4. 整合

「整合」(Integration)意謂著一總的「正立場」邀請「發展」與「演繹」⁶³。

a) 整合義之初步提示

如果「校正」牽涉認知理論面與被知視域面，則「整合」亦然。「整合」也寓意著以平正中立心態去發展對認知理論與被知視域的更深更廣之體認⁶⁴。

i/ 認知理論面

簡言之，「整合」意謂著穩站在平正中立的心態去體認並發展認知理論、包括其中的心智面向與知識面向。

ii/ 被知內容面

相對應地，「整合」也意謂著以平正中立心態來整理與發展我們對在世各種存有者的探討，以使形上學得以顯態化。

b) 整合義之進一步提示

談及「整合」、郎尼根還進一步地提出八點提示如下⁶⁵。

其一、「整合」意謂「演繹」

泛言之，「整合」過程使形上學從隱態中轉捩為顯態⁶⁶；其轉捩是為一「演繹」(a Deduction)⁶⁷，牽涉著一個「大前提」(a Major Premise)、一套「首要小前提」(a Set of Primary Minor Premises) 和一套「次要小前提」(a Set of Secondary Minor Premises)、邁向一個效果。

平正中立的態度去見證、甚至殉道。此例採自 Gabriel Marcel, *Tragic Wisdom and Beyond*(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3), pp.89-90.

⁶² 郎尼根要在《洞察》第十四章第四節作此評估。Cf. Lonergan, *Insight*, pp. 401-430.

⁶³ Lonergan, *Insight*, p.388.

⁶⁴ Lonergan, *Insight*, p.399, "As the subject's advertence to the polymorphism of his consciousness leads to a transforming reorientation of his scientific opinions and his common sense, so his advertence both to his detached and disinterested desire to know and to the immanent structure of its unfolding leads to an integration of what is known and of what is to be known of the universe of proportionate being. It is in this integration that metaphysics becomes explicit..."

⁶⁵ Lonergan, *Insight*, pp.399-401.

⁶⁶ Lonergan, *Insight*, p.399, "It is in this integration that metaphysics becomes explicit...let us attempt to state...the nature of the transition from latent to explicit metaphysics."

⁶⁷ Lonergan, *Insight*, p.399, "First, then, in its general form, the transition is a deduction."

其二、大前提是：認知結構與被知結構「異質同形」

「異質同形」(Isomorphism) 呈現在「認知結構」與「被知結構」的相應中⁶⁸。「認知結構」蘊含一套連貫的行動/事實(a Related Set of Acts)；「被知結構」因應地是為一套連貫的內容(a Related Set of Contents of these Acts)。換言之，被知內容相應著連貫的認知活動而在形式上呈現相似的連貫模式⁶⁹。

其三、首要小前提是：以認知結構 $\xrightarrow{\text{整合}}$ 被知結構

認知結構以「經驗」→「理解」→「判斷」活動作為一個統一過程、隸屬於同一個自我肯定的主體。

被知結構以「經驗內容→悟性內容→判斷內容」被統合為一個統一體，維繫著相同的比率存有者⁷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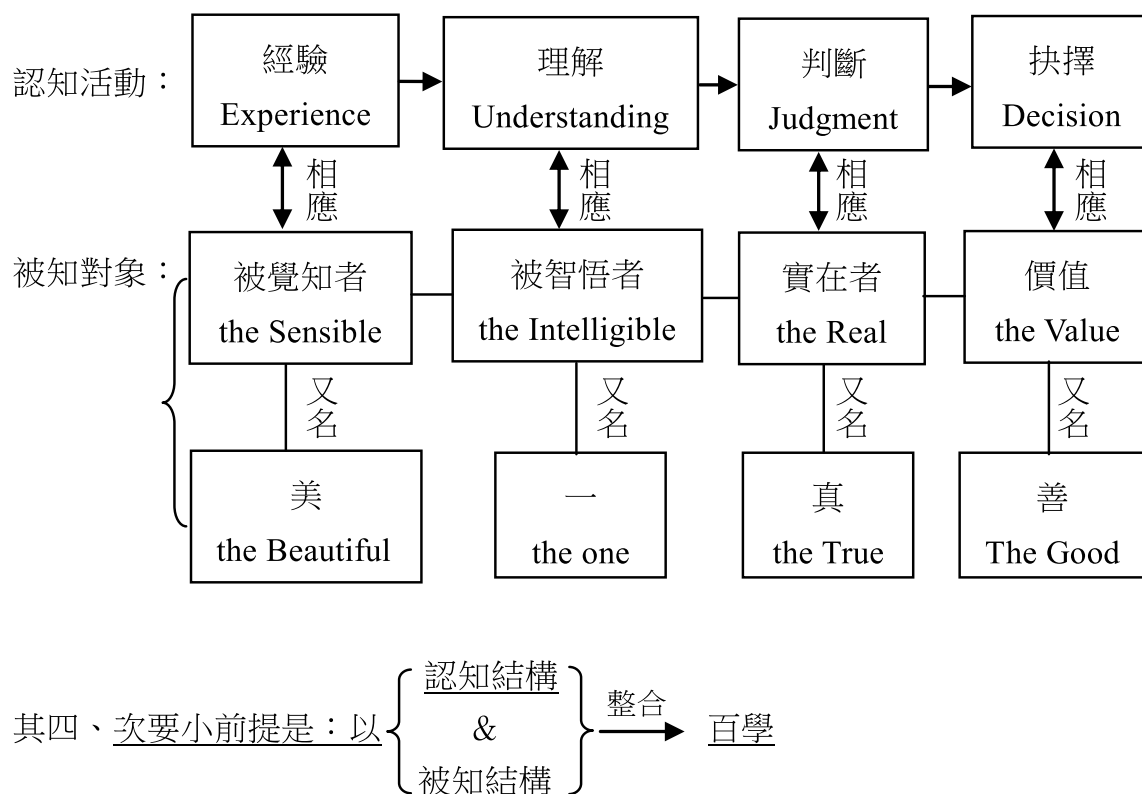
郎氏《神學方法》仍延續著這論題，其中重點可被表列如下⁷¹：
被知對象：

⁶⁸ Lonergan, *Insight*, p.399, "Secondly, the major premise is the isomorphism that obtains between the structure of knowing and the structure of the known"

⁶⁹ 郎尼根以此論點為「分析性的」(Analytic)。Lonergan, *Insight*, p.399, "This premise is analytic." 郎尼根的意思是：「被知結構」內涵可藉分析「認知結構」脈絡而得悉。當「認知結構」被確立，則「被知結構」也一併地被確立。

⁷⁰ Lonergan, *Insight*, p.400, "...every instance of knowing...consists of a unification of experiencing, understanding, and judging, ...every instance of known proportionate being is a parallel unification of a content of experience, a content of understanding, and a content of judgment."

⁷¹ Bernard Lonergan, *Method in Theology* (London: Darton, Longman & Todd, 1972; reprinted 1975), pp.11-13. 其中較詳細的論述容後討論。參閱拙作〈郎尼根《神學方法》所蘊含的超驗法〉(台大)《哲學論評》第十三期(民國七十九年一月) pp.91-95。籠統地說，「被知對象」因應著認知者的「經驗」活動、而被知覺為「被覺知者」、又名「美」者；「美」(the Beautiful/the Aesthetic)，語源自希臘文 *aesthesis* (知覺)，寓意著藉知覺一物之充盈而萌生欣悅之感；即使禿山廢石、也可被點化為美，甚至殘缺之物也被體會為具備(原初)形式之美，以致堪稱存有者皆美；此其一。「被知對象」因應著「理解」活動、而被瞭悟為「被智悟者」、又名「一」者，即被把握為在己不分之統「一」體、蘊含完整的核心義、而不至於淪落為一堆零碎與件；此其二。「被知對象」因應著「判斷」活動、而被肯定為「實在者」、又名「真」者，即被確定為名實相符、「真」實無妄；此其三。「被知對象」因應著「抉擇」活動、而被珍惜為「價值」、又名「善」者，即被愛惜而致被擇「善」固守者；此其四。總之，「在己不分之謂一」，「名實相符之謂真」，「可欲之謂善」，「充實之謂美」，(後二者採自《孟子·盡心下》25)。聖多瑪斯總稱之為存有者的「超越屬性」(Transcendental Attributes)。參閱沈清松《物理之後：形上學的發展》(台北：牛頓，1987)，pp.147-154. Cf. Herman Reith, *The Metaphysics of St. Thomas Aquinas* (Milwaukee: The Bruce Publishing Co., 1958), pp.120-151.



「被知結構」的形式一旦被把握，我們可落實至任何學問來印證。

較細緻地說，郎氏的次要小前提是：由認知結構所整合之被知結構來落實於被校正之眾學、包括科學與常識⁷²。用另一方式說，即以被校正的科學與常識作質料、來對照被整合的被知結構之形式，使百學成為形上學的具體應用⁷³。如此一來，被整合的被知結構無疑地開拓出一系列有待解答的詢問方向、有待百學提供個別答案與頻率⁷⁴。

換言之，從這套次要小前提上，我們可在被知結構與百學的關連中體會到三重對應如下：首先是「依據」與「應用」之對應：

< 被知結構是「依據」
 百學是「應用」

⁷² Lonergan, *Insight*, p.400, "Fourthly, the set of secondary minor premises is supplied by reoriented science and common sense."

⁷³ Lonergan, *Insight*, p.400, "From the major and primary minor premises there is obtained an integrating structure; but from the secondary minor premises there are obtained the materials to be integrated."

⁷⁴ Lonergan, *Insight*, p.400, "Again, from the major and the primary minor premises there is obtained a well-defined and definitive set of questions to be answered; from the secondary minor premises there is obtained the fact of answers and their frequency."

那就是說，被整合之被知結構成了百學賴以被校正的依據。反之，百學是在被知結構的基礎上被應用、作為其進一步的引申。

繼而是「形」與「質」之對應：

└ 被知結構是為「形式」成份
└ 百學是為「質料」成份

那就是說，被整合之被知結構是為典型框架，讓百學有一個明確的脈絡骨幹可供重整與演繹。反之，百學給被知結構提供質料、讓被知結構得以落實地被印證。

再者是「問」與「答」之對應：

└ 被知結構提供「問題」
└ 百學提供「答案」

那就是說，被整合之被知結構蘊含誘導性作用、為百學提供探討議題與詢問方向。反之，百學作為個別部門、給被知結構提供相應的答案與頻率。

從「大前提」歷經二套「小前提」的演繹，我們所獲得的效用是——形上學得以從潛態轉捩為顯態。

其五、效用是：形上學得以從潛態轉捩為顯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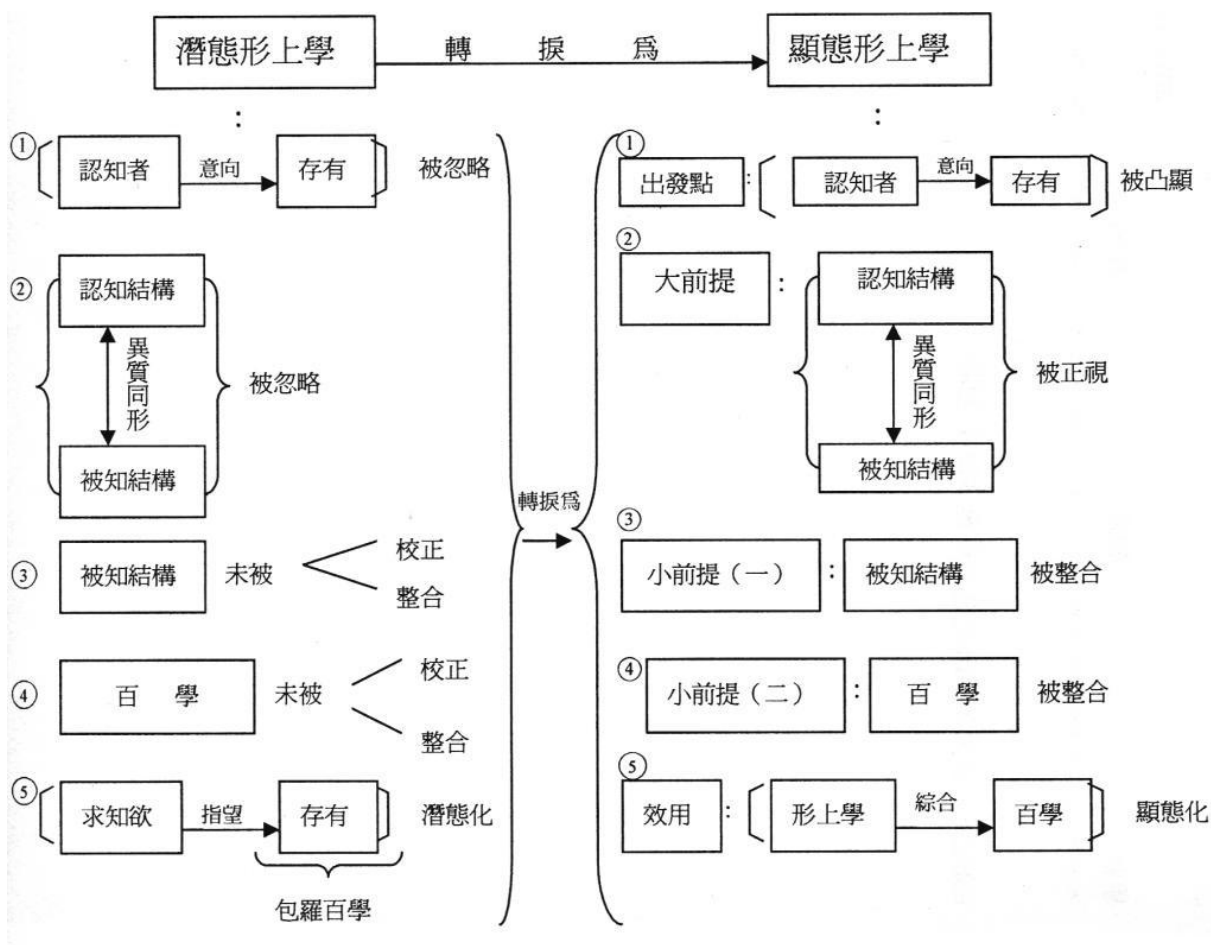
郎尼根指出：如果「認知活動」的基本特色 (Basic Feature) 未被體認、或被忽略，則形上學退隱而為潛態⁷⁵。反之，如果「認知活動」的結構與「被知對象」的結構一旦被體認為「異質同形」則潛態形上學就輕易地被轉捩為顯態形上學⁷⁶。

誠然，人本來隱然地認可 (Subscribe) 萬物為存有物、處在存有氛圍內，而其求知欲至少隱然地指望著存有視域的表裏粗精與全體大用，只是苦無機緣被點化而已；如今一旦體認到「認知者」為「存有者」，又意識到「認知結構」、「被知結構」、「百學結構」之間為「異質同形」時，則存有視域不單顯然地被確立，百學也水到渠成地納入顯態形上學的總學之下，在存有的整全體系內各定其份、環環相扣、互相補充，一切表面上的「正」、「反」最終都被統攝在形上學最高的綜合中，而個別學問的方法論與研究成果、都被融貫在一個收納百川的顯學內。

形上學從潛態到顯態的轉捩，可藉下圖示意：

⁷⁵ Lonergan, *Insight*, p.400, "For, in any case, cognitional activity operates within heuristic structures towards goals that are isomorphic with the structures. If this basic feature of cognitional activity is overlooked, metaphysics is latent."

⁷⁶ Lonergan, *Insight*, p.400, "If this feature is noted, if the structures are determined, if the principle of isomorphism is grasped, then the latent metaphysics, to which everyone subscribes without knowing he does so, ceases to be latent and becomes explicit."



其六、消極地說：這套方法並非不可或缺

簡言之，郎氏形上學方法是：

- ①扣緊認知者的存有（出發點）
- ②再體會認知結構與被知結構的異質同形（大前提）
- ③再按被校正之被知結構來整合百學〔小前提（一）&（二）〕

但這套方法並非絕對必須；因為凡有心智理性的人⁷⁷：

- ①可從科學或常識出發
- ②從中發現認知結構與被知結構的異質同形（大前提）
- ③再把成果一般化至其他學問〔小前提（一）&（二）〕

⁷⁷ Lonergan, *Insight*, p.400.

在郎尼根心目中，至少亞里士多德和多瑪斯學派採後者程序，而他們的成果大致上預期郎氏形上學的成果⁷⁸。

其七、積極地說，這套方法很有效

郎尼根指出：採用這套方法至少可導致「開發士林」、「轉潛為顯」、「穩健精準」三大效益：

開發士林——此法讓亞里士多德與多瑪斯學派的「正立場」得以順利伸張與發展，而不至於淪為爭議海洋中的孤島⁷⁹，因為它連貫古典士林哲學議題、匯通近世主體性進路、兼顧當代一總的實證哲學與人文科學、甚至涵括常識本身，而造就一個開放性的伸延，不至於與任何學術思潮脫節。

轉潛為顯——此法誘導潛態形上學從「意識多形」中突圍而演繹成顯態形上學，而不至於被淹沒在反形上學的聲浪中⁸⁰。較細緻地說，郎氏所標榜的大、小前提可引伸以下的潛移默化：

- 大前提：它讓人體會認知與被知結構的「異質同形」
- 小前提（一）：它讓被知結構因而獲得「整合」
- 小前提（二）：
 - 它讓科學與常識的偏執獲得「校正」
 - 它讓百學獲得「整合」而融入形上學整體
- 效用：它因而讓形上學從潛態轉捩為顯態

穩健精準——此法能讓形上學精準地正視其「目標」、「預設」、「程序」⁸¹，而不至於把「目標錯定」、把「基礎錯置」、把「路徑錯指」⁸²。所謂正視「目標」(the Objectives)、「預設」(the Presuppositions)、「程序」(the Procedures)，郎尼根的意思是：

⁷⁸ Lonergan, *Insight*, p.400, "...this has been the procedure of the Aristotelian and Thomist schools and, ...their results largely anticipate our own."

⁷⁹ Lonergan, *Insight*, p.400, "Seventhly, however, there is much to be gained by employing the method. Aristotelian and Thomist thought has tended to be, down the centuries, a somewhat lonely island in an ocean of controversy."

⁸⁰ Lonergan, *Insight*, p.400, "Because of the polymorphism of human consciousness, there are latent in science and common sense not only metaphysics but also the negation of metaphysics;"

⁸¹ Lonergan, *Insight*, pp.400-401, "Further, without the method it is impossible to assign with exactitude the objectives, the presuppositions, and the procedures of metaphysics;"

⁸² Lonergan, *Insight*, p.401, "and this lack of exactitude may result in setting one's aim too low or too high, in resting one's case on alien or in secure foundations, in proceeding to one's goal through unnecessary detours."

- 目標：讓形上學化潛為顯預設：
- 預設：{ 以「認知者的自我肯定」不容置疑
以「求知欲指望存有」為確實無妄
以「認知心符應被知視域」為客觀
- 程序：明定體認程序、破立程序、運籌程序

所謂避免「目標錯定」、「基礎錯置」、「路徑錯指」，郎尼根的意思是：免目標錯定：避免目標定得過高或過低

- 避免過高：免於超離經驗而流於漂渺
——免於唯心論之遠離經驗、只找先天觀念
- 避免過低：免於留滯物質而以偏概全
——免於唯物論之標榜存在即物理事物

免基礎錯置：免錯置於不相干者或不穩固者

- 免錯置於不相干者，例如：避免把形上學問題約化為語言問題，再打發為先形上學(Meta-Metaphysics)而不了了之。
- 免錯置於不穩固者，例如：避免把出發點定在純意想中的觀念、而致缺乏根據、經不起驗證。

免路徑錯指：避免缺乏條理、運籌無方

- 避免學而不思、思而不學
避免因循苟且、墨守成規
避免漠視前人、重蹈覆轍
避免方針未定、躊躇滿志
避免旁門左道、以偏概全
避免道聽塗說、本末倒置等等

其八、形上學若遭誤解、則後果堪悲

末了，郎尼根指出：形上學一旦遭受誤解，則我們至少可以瞥見「成效不彰」、「發展受阻」、「淪為廢物」這三重悲劇：

成效不彰——本來認知者是存有者、而萬物未嘗須臾離開存有視域、以致形上學不容被否定，其議題至少潛態地有待開發。然而，當形上學一旦被誤解，則其實性 (Validity) 遂被剝奪而無從申訴，而形上學也因而喪失其實際效用⁸³。

⁸³ Lonergan, *Insight*, p.401, "Finally, the misconceptions, in which metaphysics thus becomes involved, may rob it of its validity..."

發展受阻——形上學本應作為眾學之冠、用以整合科學與常識；如今卻因被誤解、致使錯失發展契機，而百學也找不著其最後的綜合⁸⁴。

淪為廢物——如此一來，形上學形同廢物，被視為古希臘科學與中世紀常識的木乃伊⁸⁵。

參、綜合評述

分析至此，我們可以對郎尼根《洞察》第十四章第三節內容作以下的一個綜合評述：

一、論點回顧

為達致顯態形上學這目標，郎尼根以「認知者^{意向著}存有」作為其方法論的出發點，再以九重指引穿梭於三大程序之間來作為誘導：

程序一：體認程序

「體認」意謂「對一己的認知作一發現、印證、與熟悉」⁸⁶。「體認程序」涵括著「心智體認」與「知識體認」二重指引：

指引(一)：「心智體認」——藉教學方式導引出「認知結構」所蘊含的「經驗、理解、判斷」等活動。

指引(二)：知識體認——從認知活動上逆覺一己為認知者、意向著存有、且在認知與被知的符應中孕育客觀義。

程序二：破立程序

「破」意謂「反立場邀請回轉」、「立」意謂「正立場邀請發展」。「破立程序」涵括著「校正」與「整合」兩重指引：

⁸⁴ Lonergan, *Insight*, p.401, "...and of its capacity for development; what should provide an integration for the science and the common sense of any age..."

⁸⁵ Lonergan, *Insight*, p.401, "...risks taking on the appearance of a mummy that would preserve for all time Greek science and medieval common sense." 上述三註引自同一語句，今為凸顯個別論點而暫且權宜地加以分割。

⁸⁶ Lonergan, *Insight*, p.xix, "...appropriation...is to discover, to identify, to become familiar with the activities of one's own intelligence; ..."

指引(三)：「校正」——校正寓意著破執補弊，它牽涉著

- 對偏激的認知理論作檢討、
- 對乖蔽的認知行動作評擊、
- 對科學與常識的偏執作檢示。

指引(四)：「整合」——整合意指正立場有待演繹，它牽涉著一大前提與二小前提：

- 大前提：認知與被知在結構上異質同形
- 小前提（一）：以認知結構 $\xrightarrow{\text{整合}}$ 被知結構
- 小前提（二）：以被知結構 $\xrightarrow{\text{整合}}$ 百學（包括科學與常識）

程序三：運籌程序

「運籌」意謂對個別部門的「運作」作「統籌」，讓百學被統攝在形上學的總學下、共同形成一有機的整體，也讓形上學分門別類地涵括眾學術範圍的研究法，以致有以下的指引⁸⁷：

指引(五)：古典法——揣摩古典科學對系統事物的探討。

指引(六)：統計法——揣摩統計科學處理無系統事件之法。

指引(七)：生發法——為研究生機、知覺、心智現象。

指引(八)：辯證法——權衡各門派之「正」、「反」立場。

指引(九)：詮釋法——解釋與考據宗教文本與遺跡。

總之、郎尼根以「認知者」為起點，以「顯態形上學」為目標，藉「體認程序」以奠其基、藉「破立程序」以正其義、藉「運籌程序」以致廣大而盡精微，讓其方法週延精密、博古通今，誠屬難能可貴，足以為世人所樂道。

二、問題討論

或許讀者會碰到以下的問題有待釋疑：

問題一：古典哲學以形上學為「第一哲學」，郎尼根卻對認知理論作優先處理，大有以知識論凌駕形上學之勢；郎氏此舉是否違反傳統？

⁸⁷ 有關「運籌程序」之個別指引，我們先前曾對古典法與統計法有所闡述，於此從畧；參閱拙作《郎尼根的認知理論：《洞察》卷一釋義》（台北：哲學與文化月刊社，1991），pp.47-219；cf. Lonergan, *Insight*, chs.2-4. 其他方法環節容後討論。

答：郎尼根已在《洞察》第十四章第二節中指出形上學為眾學之冠⁸⁸，這就等於承認與接納古典哲學首重形上學之舉。郎尼根也在〈洞察：論序〉⁸⁹一文中贊同古典傳統以形上學為「第一哲學」的地位，並以此為「正向」(Right Side Up) 的說法，至於郎氏《洞察》以知識須率先處理則被他視為「倒轉」(Up Side Down) 的作法⁹⁰。郎尼根為因應近代哲學主體性進路之須求、而以其認知理論眾論點作「基本正立場」(Basic Position)⁹¹，這並不意謂著形上學在地位上次於知識論，而是要以知識論作形上學的出發點，即以知識論為形上學奠基。

究其實、郎氏知識論與形上學在脈絡上彼此貫通。郎尼根以其認知理論作為形上學方法上的「體認程序」；研究其認知理論等於隱然地在談形上學的出發點、且為形上學奠基。誠然、我們可輕易地依照郎氏形上學方法論的提示，先凸顯「認知者」的存有作出發點，再按三大程序與九種指引的編排，而把《洞察》各章節的內容與序列重新調整，如此一來，《洞察》一書就會被凸顯為一部形上學著作。然而，郎尼根不打算如此地處理，因為當形上學在近世備受質疑當中，他知道我們須率先「由下而上」地為形上學奠立一個穩固基礎⁹²，而不預先明述其意圖，以免招來不必要的爭議。郎尼根《洞察》之所以作出如此的措施，這並不意謂著以知識論凌駕形上學，而意謂著形上學以知識論作出發點，他企圖藉此點出：形上學與知識論實為一體兩面，探討其一、則必牽涉其二。

問題二：郎尼根轉向主體來探討認知結構，正好相應康德 (Immanuel Kant, 1724-1804)「超驗轉向」的作法；這是否寓意著郎氏為康德學說背書？

答：郎尼根率先分析認知結構來作形上學的出發點，正好吻合康德企圖藉超驗轉向以重建形上學的原初意圖。郎尼根也毫不諱言地稱其方法論為「超驗法」(Transcendental Method)，只不過郎氏認為“Transcendental”一辭有兩重意義：其一是「超驗」義，即如同康德的轉向主體以逆覺其認知結構之義⁹³；其二是「超越」

⁸⁸ Lonergan, *Insight*, p.390, “...metaphysics is the department of human knowledge that underlies, penetrates, transforms, and unifies all other departments.”

⁸⁹ Bernard Lonergan, “Insight: Preface to a Discussion” in Bernard Lonergan, *Collection*. Ed. by Frederick Crowe (London: Darton, Longman & Todd, 1967), pp.152-154.

⁹⁰ *Ibid.*, 參閱拙作〈存有想念——郎尼根《洞察》第十二章一至六節釋義〉《哲學與文化》第三十四卷第九期，2007年9月，p.138.

⁹¹ Lonergan, *Insight*, pp.387-388.

⁹² Lonergan, *Insight*, p.xxiii, “...this book (*Insight*) is written, not from above downwards, but from below upwards.” *Ibid.*, p.xxvii, “I begin from knowledge and reach metaphysics only as conclusion.”

⁹³ Lonergan, *Method in Theology*, p.14, “But my actual procedure also is transcendental in the Kantian sense, inasmuch as it brings to light the conditions of the possibility of knowing an

義，即以存有者屬性（如「一」、「真」、「善」等）超出種別、類別、而不為任何存有者所專利⁹⁴，這是多瑪斯學派的立場。郎尼根更看重這「超越」義⁹⁵；為他而言，當「認知者」向「存有」開放的同時，其認知活動也給存有者的超越屬性帶來獨特的意義。「認知者」是「一」：「認知者」在認知其對象當中，也逆覺到自己是為一「在己不分」的「統一體」。「認知者」是「真」：他在認知其對象當中，也體會自己是為可被理解之實體。認知者是「善」：「認知者」在欲求其對象當中，也珍惜自己為「價值」。

郎尼根與康德最顯著的差異是：郎尼根轉向主體之同時、又肯定主體是為「存有者」、向「存有視域」開放，以致未嘗須與離開形上學範圍。反之，康德則在轉向主體的同時、卻以為人的認知只觸及「現象」，至於「認知者」與「存有」的「物自身」卻不可知，以致無法從知識論進路去肯定存在界，即無從藉知識論去確立形上學。這是二人最大的差異所在。有見及此，我們就不能說郎尼根為康德學說背書。但我們能說：郎尼根《洞察》是康德原初理想的滿全，郎氏透過《洞察》來指出：人可藉知識論來重建形上學，因為使認知活動可能的先驗條件是「存有」：認知者是具備心智意識的存有者，人不單能自我意識一己之存有，也向眾存在物開放、體會有物存在、在「存有視域」的氛圍內⁹⁶。康德所注視的是認知活動的「內容」(Content)，郎尼根所注視的卻是「認知活動」的「行動/事實」(Act)本身；這「事實」的「存有」不容被否定。人即使在顯然地否定其認知活動的同時、也不得不運用其認知活動來否定自己的認知活動，以致無法不在否定中而不陷於自相矛盾的地步⁹⁷。總之，郎尼根在《洞

object in so far as that knowledge is *a priori*.”參閱拙作〈郎尼根《神學方法》所蘊含的超驗法〉，p.99.

⁹⁴ Bernard Lonergan, “*Philosophy and Theology*”, in Bernard Lonergan, *A Second Collection* (London: Darton, Longman & Todd, 1974), p.207, “Transcendental method is transcendental both in the Scholastic sense. (it is not confined to any particular genus or category of inquiry) and in the Kantian sense (it is the condition of the possibility, that is, the necessary but not sufficient condition of any categorical method).”參閱拙作〈郎尼根《神學方法》所蘊含的超驗法〉，p.98.

⁹⁵ Lonergan, *Method in Theology*, pp.13-14, note 4.參閱拙作〈郎尼根《神學方法》所蘊含的超驗法〉，pp.100-105.

⁹⁶ 借用 Coreth, *Metaphysics*, pp.24-25 之話語作補充：“Kant’s critique forced metaphysics to think transcendently and in a manner more critical and radical than his own, so as to overcome his critique through a return to the ultimate and unconditioned condition of all conditions, being itself.”

⁹⁷ Coreth, *Metaphysics*, p.52, “Kant inquired about the conditions of the possibility of the phenomenal object, as it appears in the mind. These conditions will come to light only insofar as they are co-affirmed with the phenomenal object as its formal determinations. In other words, Kant considered only the content of knowledge, not the act of knowledge. His approach was

察》中至少隱然地回應了近代哲學的兩個主要關懷：其一是、為形上學找出一個不容置疑的出發點；其二是、以主體性進路來重建形上學。

問題三：郎尼根以「認知者的自我肯定」作形上學的出發點，這跟笛卡兒 (René Descartes, 1596-1650) 的「我思故我在」又有什麼分別？

答：郎氏的「認知者的自我肯定」、較之於笛氏的「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其中可以有以下的「同」與「異」⁹⁸：

共同點：

- 其一、兩者都以認知者主體作出發點
- 其二、兩者都以認知者的存在不容置疑
- 其三、兩者都在逆覺自我的認知活動中體證這認知者

相異點：兩者共同的出發點卻掩蓋不住以下的差別：

其一、「內容」比對「事實」：

笛卡兒的「我思」(Cogito) 繼而被把握為清楚明晰的「觀念/內容」(Content)；反之、郎尼根的「認知者」卻始終被把握為不容置疑的「行動/事實」(Act)。

其二、「封閉」比對「開放」：

笛卡兒的「我思」是一個封閉的自我，除自我以外，其他一切事物都被放進括號、存而不論，近代哲學心物二元分割的困境由此而起；反之、郎尼根的「認知者」是一個開放的自我，意向著世界、指望著存有整體，他的系統沒有心物二元分割的危機。

其三、「唯心論」比對「唯實論」：

笛卡兒以清楚明晰觀念作真理的判準而開出「唯心論」(Idealism)；反之、郎尼根藉扣緊認知活動的行動事實、也藉肯定那進行認知活動的主體不容置疑、而始終穩站在「唯實論」(Realism) 立場上立論，以致順利地從知識貫通形上學。

總之，二者從共同的起點出發，卻因演繹的不同、而差之毫釐、謬之千里。

問題四：如果郎尼根的「認知者」是一個含「意向性」的主體，那麼、他的立場是否近似胡塞爾 (Edmund Husserl, 1859-1938)？

答：「意向性」(Intentionality) 意謂——「意識即意識外物」。在這焦點上、郎

static, not dynamic. As a result, he shut himself up in the phenomenal order, he was unable to reach the domain of metaphysics.”

⁹⁸ 有關笛卡兒較詳細的論點與作品出處，參閱拙作《知識論 (二)：近世思潮》(台北：五南，2000 年) 之第一章。

尼根的確非常近似胡塞爾⁹⁹。更好說、與其認為郎尼根形上學出發點近似笛卡兒，不如指它更近似胡塞爾。原因是：笛卡兒的「我思」(Cogito) 是一個封閉的「我思」；反之，胡塞爾的「我思」、卻是一個含「意向性」的「我思」。換言之，為胡塞爾，「思維」(Cogitation) 等於「我思」(Cogito)在「意向」(to Intend)「被思者」(Cogitatum)，而被思之物首要地是在我以外之物。他的格言可被列公式如下：

$$\begin{array}{ccc} \text{Cogitatio} = \text{Cogito} & \xrightarrow[\text{(意向)}]{\text{intendere}} & \text{Cogitatum} \\ \text{(思維)} \quad \text{(我思)} & & \text{(被思者)} \end{array}$$

在「意向性」的前提上，郎尼根吻合胡塞爾。

不過、郎尼根與成熟期的胡塞爾也有很顯著的差別：成熟期的胡塞爾〔即《觀念一》(Ideen I) 時期的胡氏〕自一開始就透過其「存在存而不論」(Existential Epoché) 而把「存有」放進括號 (Bracketed)、以致把被知視域轉化為只是現象 (Mere Phenomenon)、無從肯定其存有。如此一來，形上學無從被奠立。直至晚期的胡塞爾始在其《危機》(Crisis of European Sciences) 一書中覺悟「生活世界」為實存而不容被放入括號。反之，郎尼根則沒有作任何對「存在存而不論」的動作，以致他省卻了胡塞爾的麻煩，而不會以為知識論探討對形上學是一份障礙。

換句話說，成熟期的胡塞爾以「存在存而不論」作為其方法論的第一環節，把自己從出發點上預先排除於存有視域之外，以致仍陷於心物二元分割的瓶頸中。反之，郎尼根卻並未犯此錯誤。郎尼根與胡塞爾間這一份差別，讓我們體會到：形上學探討、首重在出發點上即確立存有視域，而不是把它放入括號，否則你以後再來不及找出一條橋樑去連貫「心」與「物」二元之間的鴻溝；康德與胡塞爾都是前車之鑑；我們須不厭其煩地對這點一再強調。

結 語

有關形上學方法論的進一步探討，郎尼根尚放眼在西方形上學史上為各家學說作辯證，以致我們須把進一步的問題留待闡釋《洞察》第十四章第四節時作分解與檢討。

⁹⁹ 有關胡塞爾的論點與出處，參閱拙作《知識論 (二)》之第五章。

參考文獻

Bernard Lonergan, *Insight: A Study of Human Understanding* (New York: Philosophical Library, 1957).

(新版) Bernard Lonergan, *Insight: A Study of Human Understanding*, in *Collected Works of Bernard Lonergan*, Volume 3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reprinted 1997).

“Method in Metaphysics: A Commentary on Lonergan’s *Insight*, Chapter 14, Section 3”

Carlo KWAN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bstract: Lonergan’s method in metaphysics may be summarized as an integral heuristic structure containing 9 directives embedded within 3 main procedures. With Appropriation, Reversal--Development, and Operation as the required procedures, there extends 9 directives which may be labelled as 1.Gnoseological Appropriation, 2.Epistemological Appropriation, 3.Reorientation, 4.Integration, 5.Classical Method, 6.Statistical Method, 7.Genetic Method, 8.Dialectic, and 9.Methodic Hermeneutics. Lonergan aspires that such directives may lead us squarely to the aim of attaining a healthy explicit metaphysics as we hope for.

Key Terms: Appropriation, Procedures, Directives, Method, Being.